

北 平 三 年

——從慘勝到解放的一段旅程——

郭 根 著

知識與生活出版社

前記

在這個小冊子裏，收集了我從三十五年夏迄三十七年冬所寫的北平通訊，其中頭一部份是陸續在上海文匯報發表的，第二部份則散見於上海創世半月刊，展望週刊，成都西方日報以及香港的國新社。兩部份在時間上有幾個月的中斷，未能銜接，這是因為當時文匯報被非法查封，而我也被迫沉默了一些時候。以後再提筆時，是改用了「焦尾琴」、「木耳」、「焦桐」這些筆名作游擊式的報道的。

我是在三十五年夏，奉文匯報社之命來平佈置採訪工作，那時正是談談打打，軍調部在平搞得最熱鬧的時候。好像中國的命運就要決之於北平，全國大多數的人民都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北平。然而不久，和平的假面具終於揭開了，蔣美雙方明目張胆「戡亂剿匪」了，北平一變而成了華北「剿總」發號施令之所在，然而又曾幾何時，北方突變，北平獲得了光榮的解放，且奠定了全國革命戰爭勝利的新形勢。所以在這三年當中，北平的歷史對於革命的進程實在具有重大的影響的。我有幸目親了牠的生長與演變，但又不幸，我未能親歷了牠在「慘勝」初期的景況，尤其末了在黎明前的最後一刻，我還不得不離開牠一個時期。因之，在這三年中的首尾兩段，在我的報道中是缺如的，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大大的缺陷。（還有，有關北平的兩件大事，如「七五事件」與特權人物的下場，我本寫過詳盡的報道的，但現在遍尋無着，只好留待將來補足了。）

在新中國的成長史上，北平這三年來的歷史應佔着重要的一頁，這本小冊子如果能給讀者引出一些線索，或者逗起一些記憶，那就是作者的大願了。

另外想聲明的，這幾篇通訊，都是在雖然是無形的却是嚴厲的新聞檢查的壓力下寫就的，因之就不能暢所欲言，而不免吞吞吐吐，或者拐彎抹角。如果裏面所記有錯誤的或不正確的地方，希望能得到讀者的諒解。

郭根（三十八年二月）

目次

前記.....一

上 集

身經「二次七七事變」的文化城.....一

秋風秋雨中的軍調部.....四

平津「清查劇」的尾聲.....七

北平城裏的民意.....一〇

沈默的古城說話了.....一四

古城裏的洋簷子.....一六

清華園和清華人.....一九

招魂與永生.....二二

司徒和燕園的兒女們.....二五

梁漱溟抵平會見記.....二八

張東蓀快刀斬亂麻記.....三〇

梁秋水慷慨悲歌.....三三

再寫梁秋水老人.....三七

古城的怒吼.....三九

最可怕的黃河之戰.....四四

戰爭與和平.....四六

五月的氣息……………

四九

下 集

北平新聞界的苦難……………

五三

奄奄一息的北平報界……………

五五

哀話北平報人……………

五八

石家莊易手後的華北局勢……………

六〇

水上漂漂到故都……………

六三

桃花扇底看新陪都……………

六五

新陪都政壇小風波……………

六九

「新路」摸索到北方來了……………

七二

此路不通的「新路」……………

七五

北平在學潮激盪下……………

七六

戰火撲近北平城下……………

八一

從北平看美國對華政策……………

八四

仲夏夜的噩夢……………

八六

李宗仁在平輿和譚……………

八九

北方在突變中……………

九一

張申府其人……………

九四

附 錄

肥餘鑄成……………

九七

身經「二次七七事變」的文化城

從熱烘烘的上海突然來到北平，那異樣之感襲擊着你，使你覺着你像是踏進一個破落戶的家園，週遭是那樣的寥寂與荒涼，雖然北平一直是有名的「文化城」。在八年前的「七七事變」發生之際，不是有不少關心文化的大人先生們之流呼籲把北平劃為不設防的中立的文化城嗎？他們說是怕砲火毀滅了這座歷史上的名城。幸運的很，北平在抗戰中自始至終沒有遇見過也沒看見過戰爭，這座文化城確是完整如昔，然而，雖然沒有砲火摧殘砲火的「城」，但牠的「文化」却被另一種砲火所摧殘殆盡了。

摧殘北平文化的，說是有兩次的「七七事變」，九年前的七七事變後，敵偽進佔北平，孔雀全部東南飛，剩下的只是奴化的教育與奴化的文化。而在九年後勝利的今天，北平在文化方面却又發生一次「二次七七事變」，剩下的是黨化的文化與黨化的教育。

敵偽八年的盤踞，那種種文化的「措施」，現在雖然一掃而空，但遺毒仍在。你只要看看現在北平人民的冷漠以及退縮的模樣，便可深知長期吸過鴉片烟之後，生理上與心理上有着多麼大的傷痕。北平的青年學子，北平的大中學教員，他們再沒有「五四」「一二九」時代的熱情，他們現在所力爭的只是出路和飯碗。臨大要結束，臨大教員會却拒絕把學生考卷交出，要當局保證繼續聘任；而學生則惟恐誤了分發則，要求教員把試卷和分數單早日交出，這樣形成了不大不小的糾紛。中國大學方面，則學生為要求有公糧吃，要求少交學費，要求改為「國立」，而罷課請願。已是當前北平的「學潮」。

至於小公務員，尤其是新聞從業員，則更可哀，他們為求有飯吃，不能不受種種虐待，因為他們大部有過一段不光明歷史，這好像是一個把柄捏在老閻手裏，你雖然不滿却不能有一點點的反抗，「舉一個例」看看：

北平各報館，待遇都特別低，低得簡直連一天三頓窩頭都難維持，但他們都默無聲地忍受着。自然，這一方面

固然由於職業難找，但也有獨特的原因在。據說某大報館曾發生過這樣一件奇聞：某一職員因待遇太低而向社長辭職，社長批准了，却同時把一個廣告小樣遞給他，那廣告上這樣寫着：『本報職員某某，近查覺其曾於敵僞時代參加某某僞報工作，着即開除，以免奸逆之徒混跡於文化事業』。小職員看了這樣一個等於宣判死刑的文告，嚇得面無人色，就趕緊寫悔過書，以後再也不敢鬧辭職。這樣，縱使報館一文不給，也得盡義務到底。這說明了爲什麼北平報界待遇特別低，同時也告訴我們北平報紙水準不夠，沒有生氣的原因。

今日北平文化工作的基層幹部，大多爲俯首貼耳慣了的敵僞時代的遺老遺少，北平文化之趨於奄奄一息，這可說是主因。此外，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政治壓迫力。五月二十九日，北平警察局突然下了一道命令，說是凡未呈准登記之報紙雜誌通訊社一律停刊，名單如下：

北平雜誌，一四七畫報，戲世界，光華日報，科學知識月刊，新華通訊社，中國針灸學季刊，少女半月刊，少年週刊，檢萬集成，北平時代兒童月刊，北平郵刊，科學時報月刊，文藝與大眾旬刊，沙龍畫報，新中國報，劇影日報，大華報，魯迅晚報，建國日報，信勝月刊，商業日報，法律評論季刊，北平畫報，電影與戲劇旬刊，時代生活三日刊，經濟春秋半月刊，學生週報，民治週刊，科學與生活月刊，正論週刊，北平學生報，芬陀利，建國評論，和平通訊社，正直通訊社，時代通訊社，新華通訊社，解放三日刊，世界與中國月刊，世界與中國月刊，佛學月刊，恩有半月刊，中庸半月刊，我的報，生活畫報旬刊，新路週刊，歐亞新聞社，大學週報，長春遊藝月刊，大眾導報，法權月刊，春明畫報，大都會畫報，中華民報，壽靈醫刊，現代知識，神家月刊，中國長鏡月刊，河北通訊社，農業生產月刊，兒童半月刊，北平中國電報社，進步旬刊，世紀月刊，國民新報，北平遊藝報，經濟時報，立生英語星期刊，立生英文選，農村副業四刊，文化月刊，北平華報，國民新報晚刊，天津商聞社北平分社，國民通訊社，中國新聞社。

以上共是七十七個單位，所以有人稱之爲二次七七事變。

在這七十七個機構中，可說大部與政治無關，如一四七畫報，沙龍畫報，春明畫報等等完全是色情的低級趣味

的玩意兒，其他則或爲婦女的，影劇的，醫藥的，宗教的，商業的，也都實在沒有查禁的必要。但爲什麼統統遭了同樣的命運呢？打開天窗說亮話，是爲了「陪斬」。當局所要斬的主犯就是「解放三日刊」和「新華通訊社」，這兩個中共的機關。

當局爲了表示大公，所以藉無登記證不能發行爲藉口而開刀。這一刀却着實有不少池魚遭殃，而也着實是唱了一齣「苦肉計」。爲什麼呢？因爲除了上述與政治不關痛癢的報紙雜誌外，尙有好幾個却是頂政治的武器呢！如「新中國報」是十一戰區政治部的機關報，「建國日報」是省黨部的，「大華報」「國民新報」是與軍統局有關的，國民，中國幾個通訊社是與青年團有關的。聽說當警察對這幾個報紙通訊社執行命令爲時候，公開的說，「你們是暫時封閉」。後當中宣部李副部長維果來平視察時，也說除了左傾的和黃色的以外，其他皆可准予復刊。

還有不少的資料：在這七十七個單位中，其中有四五家雜誌老早已停刊，「和平」「正直」等等通訊社根本就沒有發過稿，聽說有的陪斬者，當警察去執行命令時，竟然沒有地址，由此也可看出我們官老爺們「等因奉此」精神之一斑。

經過了這番二次七七事變後，北平精神上的食糧正如物質上的食糧一樣，益形貧乏，（北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家在吃雜糧，大米與白麵是貴族的食品）。這樣也就無怪乎北平人大多數是面黃肌瘦與萎靡不振了。

然而這樣的北平人，官家報紙却還說他們願意「主戰」呢！在停戰令期滿之六月三十日，華北日報刊出了一個「民意測驗表」說牠的讀者中，有五萬零八百八十二人主張「強力制亂」，只有四個人主張「繼續協商」。五個人無主張。在七月一日，滿街貼了「剷除新漢奸」的標語。然而不管你怎樣打氣，可憐營養不足的北平人，是再也興奮不起來了。

張道藩先生，這位文化大使來平視察，戲劇家，藝術家們忙碌一陣，並曾決定於二十九日在華樂戲院，集北平名角一堂，各演拿手好戲以娛貴賓，豈知貴賓入座以後，直候至十點，猶不見台上動靜。原來場面（即音樂科）罷工了，說是「因爲數次歡迎長官，底包未得分文」。結果，戲演不成，賓主不歡而散。在文化貧乏的北平城，這又

是一齣頗有意味的諷刺劇。(三十五年七月一日寄)

秋風秋雨中的軍調部

談判沉寂，內戰的火漫天漫地撲來的時候，軍調部的存在真是對現實一個絕大的諷刺。牠好像是一些白蝴蝶飛在戰地的砲火之間！這樣白衣的和平使者，到今天連他們本身的安全都成問題了，更遑論調處呢！

於是有應時而興的「謠言」，說軍調部就要取消了，而一般專跑軍調部新聞的記者們，當每日踏進富麗堂皇的舊協和醫院中西合璧式的建築時，莫不爲軍調部的命運而心焉憂之，他們關心地問着國共雙方的新聞處。自然，肯定的答覆是得不到的，中共方面說撤消有三個可能性，第一是當馬歇爾特使宣佈失敗而回國的時候；第二是當南京三人會議正式宣佈解散的時候；第三是當小組人員都被指爲間諜而要實行逮捕的時候。不過話雖如此，中共人士也承認目前就撤銷是不會的，因爲「美國方面還要把牠當做和平的幌子，而政府也要把牠當做打打談談的工具的。」

小組人員被指爲有間諜嫌疑，而扣留而搜查已經不止一次，譬如八月間北平西門崗警扣留由張垣飛來的中共人員的行季和車輛就是開的最熱鬧的一次，軍調部爲保護工作人員的安全特地成立了一個協定，這個協定已於九月五日由三方面委員簽字，原文是這樣：「(一)茲經協議，凡指摘執行部人員有間諜行爲之事件，僅爲交三委員由彼等加以適當之處置。在此項措置採取前，此等被摘人員應在和字第第七號命令保護之下繼續工作。(二)如外地執行部人員被指摘有間諜行爲時，則當以小組報告呈交三委員。苟共同協議之小組報告不能獲得時，則應由美方代表提出報告，或由三委員中之任一委員提出之。(三)對中國雙方指揮官重申和字命令第七號第二段中保障小組人員個人自由及安全之規定，並令嚴格遵行。」

軍調部自成立以來一共派遣出去三十六個執行小組，這些小組到今天都是撤回的撤回，停頓的停頓，甚至傷的傷，死的死，七零八落，說起來是够悽慘的，而尤其可嘆的：是軍調部成立了將近九個月，費了不知多少人力物力，

而在這許多小組中，只有一個小組達成任務，這唯一的小組就是第八小組的廣州組。

有人說軍調部已將近壽終正寢，現在已該是算老賬的時候了，這種看法我們自然不願苟同，但是在烽火愈加熾旺，戰爭益趨猛烈與擴大的今日，對於各地和平使者的下落是不能不使人關懷的，我再三地向雙方新聞處打聽着：

第一小組是派往集甯的，現在已經撤回了，在集甯作戰期間，美方組員克拉克中尉因空襲而受傷。第二小組是派往赤峯的，赤峯現在仍在中共手中，因戰爭演變的結果，小組無事可爲，軍調部已決定撤回。第三小組是駐太原的，無聲無嗅。第四小組是在徐州，據說中共代表已失自由，亦決定撤回。第五小組派駐張家口，正是今日風雲緊急之地，報章連日宣傳已經調回，實際上仍在原地未動。第六小組在晉東南的沁縣，係中共地區，最近亦無動靜。第七小組就是濟南小組，據中共方面宣稱，中共代表黃遠早已調回，但其他組員七人則被當局拘押八十餘日！迄今仍未釋放。拘押的目的是爲了要交換被俘的德州專員劉麟斌。第八小組即廣州小組，這是唯一完成任務的一組，牠把粵境中共武裝部隊調往烟台。第九小組駐漢口，調處李先念部隊事件始終沒有結果，最後是李先念率部西走，小組也就不了而了。第十小組駐新鄉，這是多難的一個小組，政府代表郭子祺在視察途中爲共方擊斃，這事件鬧得很大，北平還開過盛大的追悼會以及抬棺遊行。現據中共方面稱，共方代表黃鎮，已失去自由，雖經多方請求調回亦未能如願，「好像政府方面一定要讓他償命似的」。第十一小組就是承德小組，在這次熱河戰役中，當政府軍佔領承德，小組被迫撤往圍場途中遭炸，計共方實際處人員四名立即斃命，政府方面憲兵一名傷重而死，美方三名受傷，第十二小組在石家莊已經自動解散，十三小組在大同，當共軍圍攻大同吃緊之時即已調回。十四小組在臨汾目前尚安然無恙。十五小組在青島，這又是多難多事的一組，據中共方面稱，中共組員中曾被毆辱，其代表住宅復被搜查，中共當提出抗議，最近三方委員已決定調回這個小組。十六小組是泰安小組，也是多災多難的，當共軍進攻該地的期間政府及美方代表即因不能執行任務而調回。十七小組的淮陰小組也是備嘗艱苦的。在此次蘇北大戰中，美方代表屈門溫上校先由淮陰避往南通至如皋東南之林梓，欲行調處，共方認其行動可疑，會予扣留，現已被釋。這

個小組的活動也就等於另了。十八小組駐泊頭，十九小組駐安陽現都相安無事，二十小組在南口今已全部撤回，二十一小組在高密，該處係中共區域，小組已自動解散。二十二小組在餐莊之善可陳，盛傳要撤回，不確，二十三小組是晏城小組，曾發生政府代表雷奮強被難的不幸事件。中共代表曾被執往濟南，說是當做「人質」，後來釋放，小組也就取消了。二十四小組是徐州小組現已決定撤回。二十五小組是個特別小組，專為調查安平事件，然而調查了這麼久，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迄無結果。二十六小組在朝陽，現無事，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這八個小組分別駐在瀋陽，四平街，海龍，鞍山，拉法，德惠，雙城，白城子，稱為東北八小組，目前東北不平靜，所以這八個小組也是不平靜的。三十一小組是永年小組，這個小組是够悲慘的，因為永年一直在共重圍攻下，所以始終未能進城，直到現在還駐在邯鄲，關於永年解圍的傳說曾經傳了不少；但迄今仍是傳說，三十二小組是光山（宣化店）小組，跟漢口小組是同一命運，早已撤回了。

以上我簡略地報告了三十六個小組目前的狀況和遭遇，隨着戰爭的擴大，這些和平使者是先後後地被撤回了，我不想悲觀，然而客觀的事實告訴我們，這些小組既未賦予停止戰爭的絕對權威，這是先天不足；而組成之後，三方面又是各懷鬼胎，這是後天失調，你想這樣一個孩子還能長大起來嗎？

我們只要一想，當一月十日停戰令頒發後的第三天，軍調部宣告成立，而又在該部成立之後的第三天，執行小組就分別遷派，那時全國對於和平統一懷着多麼熱烈的希望，對軍調部又懷着多麼殷切的期待。那時正是寒冬已去，陽春初來的時候，象徵着中國應有一個多麼光明的前途。然而春去了，夏天也過去了，現在是秋風大起，殺氣騰騰，戰地的和平使者紛紛撤回來了，它們真是暴風雨中鍛羽而歸的小鳥，我們為它們苦難的遭遇而嘆息，更為祖國未來的命運而徬徨。（九月二十二日寄）

平津「清查劇」尾聲

北地秋深了。

清查團嘆息了一聲正式宣告結束了。一千多件告密案不了了之，團員們都先後搬出了市政府招待所。那曾經熱鬧一時的華麗的院宇現在是靜悄悄地連樹葉落地的聲響都能聽到，那滿樹滿枝的海棠果，都已被噤嘴的記者們採光吃光了，多寂寞呵，然而仍有一個清查團員獨自留在這裏。

他就是蘇挺，因了這次清查而極爲人所注目的——一個名字。他並不甘於寂寞而故意稽留，他是在獨奏清查團的最末一個節目——尾聲。他在和有名的「大炮」傅斯年先生開着筆仗。

這一仗是怎樣開的呢！它的導火線也可說是大公報。起因是這樣：清查團來平之初，即接密告，說教育部特派員辦公處有舞弊情事，主要的就是將日人古董商小谷晴川所捐獻的大量古玩字畫吞沒不少。這個風聲一旦外傳，引起社會極大的衝動，予以分外的注意。這原因也極易明白，因爲特派員是沈兼士，沈是大名士，大學者，在今日一般入眼中，認爲官僚貪污已是常態，不足爲奇，但以作爲青年導師的清流人物也居然有此嫌疑，就要引以爲異了。加之案發之後，沈和該部天津辦事處主任王士遠又互相推諉，王並且和清查團大吵特吵，拍案怒吼，尤其引起人們的注意。其後清查團追究之下，發現一薛慎微者，這傢伙是小谷委託而經手這些古玩字畫的，有隱匿行爲，遂予扣押，並在他的家裏，搜出不少贓物。這件新聞清查團是在十五號公佈的，在十八號那天蘇挺在記者羣中談起這件事，有人問他那家報紙沒有登載這個新聞，他就憤憤地說北平益世報和天津大公報沒有登載，並且當場把益世報的記者喊起來，予以譏諷，益世報的記者面紅耳赤頗感不安，回去就把這段經過轉告大公報記者徐盈，徐盈聽了很動氣，因爲大公報早在十八號就刊載了這段新聞，顯然是蘇挺沒有看到，致有此誤會，徐盈一五一十報告報社，大公報遂於二十日以社論一篇「答覆清查團」，大意是說，蘇挺責該報未登「沈兼士貪污罪嫌」消息，這過錯不在該報，

乃在清查團，因為清查團，既未負責公開發表，亦未見其他方面足資參證的翔實報道，所以該報之未載是項消息，決無「維護任何人之意旨」。這樣一來，顯然是把薛慎微和沈兼士混作一團了，但據蘇挺後來語記者羣，彼當時並未言及沈兼士，不知怎樣「流言」傳來傳去，就咬定沈兼士了。他說也許有人心虛的緣故。

但是沈本人一直在沉默的時候，斜念裏跳出「大炮」傅斯年來，他在第二天就把致清查團的信在大公報發表。說：「不能因薛某在日人手中侵吞，即指為沈君在官員立場隱匿者」，說「蘇君此一姿態，如不弄得清楚，殊為不美！」如此消般，這場筆仗就展開了。

傅斯年可謂「仗義執言」，蘇挺吃了一悶棒，自然氣上加氣，就準備好了一篇反攻的文字，說如何傅在最初就對該團人選表示不滿，曾公開的說只有他的朋友許德珩勝任，其餘皆為「無胆無識之輩」。又曾說他担保沈兼士絕不會做那樣的事。這篇反攻文告是相當鋒利的，但當蘇氏與中央社記者商酌的時候，卻又決定不發表，翌日在報上見到的溫和多了。他說：「何須傅斯年先生以此種『打手』姿態出現，『不弄得清楚』鄙人亦認為『殊為不美』也。」又說：「又何須義務律師出而辯護，豈非自擾？」短短一篇文章，大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戰法。翌日傅又實行反攻，要點是說：「薛某之犯罪有何牽及沈兼士先生之處，則須先有證據，若先製造空氣，混做一團，誠為我所不取耳。」這篇聲明發表後，迄今猶未見蘇挺的還擊，但在第三天，「民強報」載稱：「發完脾氣，拍拍屁股，傅先生行矣！」原來「大炮」已經發足了火力，離平赴京了，那麼這場筆戰將是不了了之了。

作為一個新聞記者，我並不想過問私人之間的瑣事，然而却往往從私人瑣事能知道看到不少的社會相。這次傅蘇之爭是為沈兼士，然而沈先生之事究竟如何，他倆吵了半天，還是沒有弄個明白。據蘇講，在古物案中，雖然明知怎樣怎樣，却抓不到明確的證據；不過在另一案中，即教部特派員接收農業改進所這件案中，却抓到了些沈的把柄；他說沈先生接收了這個機構，其後「自知不當」，就交轉交農林部，但在接收時期內，却用了該所不少的現款，和不少的存煤（數目字記者忘却）了。清查團到來之後：沈才忍痛把煤「還購」，（蘇氏說到這裏，曾經一笑，說沈這一下可吃了大虧，因為目前煤價比去年接收之際不知漲了多少倍啦！）他說這種行為固然就不夠清白，如

果每個犯了貪污嫌疑的人：到頭把贖物一還就能算清白了嗎？

因爲沈是北平學者羣中有力的一個，所以就激起社會人士的注意，也就激起傅先生的「炮聲」。聽說傅先生和胡適之先生都住在東廠胡同一號，這所房子就是沈兼士的，他們關係的密切由此可知。不過我們並不想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過是說他們同屬於老北大系統，是一個圈內的人物，無形之中就彼此關切了。

蘇挺還說，傅對他開砲，對沈是一個原因，還有另一個原因，是他根本看不起他們這個清查團。這話也不無理由。清查團在平津雖然也開得有聲有色，然而究竟還沒有提到一隻老虎。據蘇說，傅斯年是以「罵孔祥熙起家的」，以傅先生這樣的出身自然要小看他們的。據說有一次在留平參政員餐敘的席上，傅就公開質問他們爲什麼沒把某貴公子扣留廿八輛汽車的案子幹一下？說他們「無胆無識」原是有所指的。我們還記得當清查團決定結束的那天，梁上棟組長曾經不勝感慨地說道：「中國整個政治未上軌道，舉凡政治經濟待改善之處甚多，本團感覺僅依清查團之力量無補實際，縱延長三天五天亦無功效可言。總之，政府無賞罰，社會便無是非。」這段話無疑是有所感而發的。又在該團結束後，臨行曾經對經濟部特派，王翼臣來了一個馬後炮王翼臣還算不上一隻老虎，然而經這一炮，也可見清查團非敢後也力不足也的苦心。

這次古物案中，還把兩家報紙捲入渦漩，但大公報無疑是冤枉的，不過該團在天津揭發公用局王錫鈞案的時候，大公報曾因故把這消息遲登一天，曾引起天津某報的攻擊的。這樣也許清查團和大公報就不免從此心存芥蒂。蘇挺會說：「大公報居然社論起我來了，不勝榮幸之至！」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古物案開了一個多月還沒有開出一個端倪的時候，繼傅斯年先生之後，又突然有藝術大師徐悲鴻先生出來招待記者了。廿八日下午三時，名義上說是向記者報告國立藝專的校務，實際上却是要記者們參觀由教部特派員辦公處移存於該校的薛慎微案中之一百四十四幅字畫。他說這些字畫都是假的，他要「請諸君隨意挑看，萬一將來鬧出真假問題時，可以作一證人！」妙呵！鬧得滿城風雨的古物案原來是贗品！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真叫局外人愈弄愈糊塗了，不過，無論如何，徐大師這一個「伏筆」是大堪玩味的。

北平一向是古色古香的文化城，在蒙塵八載甫經光復的今日，又當文化界名流榮歸的時候，偏偏有不敢打老虎的清查團向他們圈裏人的鼻子上抹灰，你說這多麼傷害名士們的尊嚴呀！（十月一日寄）

北平城裏的民意

雙十節後的一天，風雨淅淅的。黃昏時分，大街小巷一片報童的「號外」聲，原來是政府軍攻下張家口了。這確是值得「號外」一下的消息，這消息在不同的人羣中引起不同的反響，尤其當中共堅持以政府軍停攻張家口作為議和的先決條件的時候，這個消息之來實在是太刺激了，有的興奮，有的憤慨，有的悲哀，有的恐怖……

蔡文治將軍的談話當然可以代表一部份人的意見，尤其是政府軍人方面，他說，經此一戰之後，共軍已如歷史上黃巢張獻忠的潰兵，國軍決可在明年夏季之前予以完全消滅；而軍調部中共發言人則持正相反的論調，他說：共軍之撤退張家口是有計劃的行動，對全局無影響，且主力未受損，曾在懷來一帶予政府軍重大打擊，中共目的只在消耗對方，在懷來一城之爭每日被消耗之國軍達千人，在十二天之內，國軍每日前進不過五六里，同時在平漢線上亦予國軍重大消耗。

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說法，但是在國共兩黨以外的人士又是感覺如何呢？懷著這樣一種心情，我們訪問了民盟在平的負責人張東蓀和張申府兩先生，他們兩位大概可以代表第三方面的意見的，

張申府先生和他的夫人劉清揚女士住在北城一所很幽靜的住宅裏，他家裏養着一條大狗，非等把門關起來以後，客人們是不敢進大門的。但是狗的主人却是那樣一位和藹可親的人物，初次晤面就滔滔不絕地談起來。先說了些民盟在平津活動的情形，他說民盟現在沒有什麼顯著的活動，盟員約有二百來人，多屬於文化教育界，民盟的出版物現在僅有「民主週刊」，還是新近復刊的，至於「正報」雖想復刊，但苦於經濟拮据，迄今還沒有什麼頭緒。記者順便問起當日各報所載「中共代表團登記民盟失業人員」並「介紹工作」事，他說這完全是惡意造謠中傷，他說

造謠者的技巧進步的很，譬如這次說劉伯誠的死不是還說是「新華日報太行版」的消息嗎？其後又談了些他個人的事，他說他現在家居無事。記者問他為何不在大學裏教書呢？他笑了一笑，說他早在民國二十四年就被解聘了，他說那時清華當局以為他是「一二九」運動的領導人，甚至連潘光旦和弭奚若兩位那時也這樣地說。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十幾年了，他一直就沒有教書。現在他在籌劃設立一個研究所，取名「衆清」以紀念其先翁。這個研究所分三部門，哲學，數學，歷史。儘量介紹西洋名著，凡是有關民主的，與人類有益的著作都作有系統的介紹，同時也把外國的好著作向外推薦。他的夫人劉清揚女士則計劃設立一個女子中學，現正在籌款。

家常叙完了，我們就談到正題上來。

他一開口就說：「停戰，必須停戰；不停戰，一切都談不上。這次政府攻佔張家口，當然完全暴露了對談判的沒有誠意；起初政府提議停戰十天，這是很可笑的，要停戰就要永遠地停下來，停十天那算什麼呢？顯然是一種緩兵之計。我覺得政府所以打仗，好像在賭錢，打下張家口，自然是認為贏了錢，一定還要繼續賭下去。然而佔了一個空城也許就等於拿到了一張空頭支票，至少在中共方面是這樣想的。」

這時劉清揚女士插嘴了。他說打下去是沒有前途，也決不是辦法。據她說，她知道冀東一帶，政府軍不過佔了些城池，廣大的「面」仍掌握在共軍手裏，以政府官吏的貪污無能，決不可能把「收復區」弄得好，弄得穩。

張先生就又說：雙方打來打去，苦的是老百姓。這樣打下去，再打一年什麼都完了。所以他說打仗終歸要停止，而且現在美國還一定要調處，不肯承認失敗，因為他一旦自承失敗，他在遠東的領導地位就要垮了，但我覺得以美國目前的作風，再調處下去也不會有所成就，所以我們倒寧願英美蘇三國共同出來調處。而且事實上，中國的內戰是遠東問題也是世界問題，中國一直內戰下去，譬如房屋失火，這間房裏的火一定要傳染到別的樓子，各國一定要過問的。他又加重語氣地說：「我們現在不妨提出這個口號，要英美蘇三國共同調處。」

最後他說：民盟決不參加違反政協決議的國大，因為這樣參加了就等於參加了內戰，與民盟要求團結的民主精神相背。

張先生是一個澈頭澈尾的學者，決不是一個政治人物，然而時代却把他逼出了學府。不過他終於忘情不了學術，在無可奈何之下在自己家裏設立起研究所來了，他說他們的「衆清研究所」就打算設在他的住宅裏。

（十月十四日根記）

張東蓀先生常住「燕京」每星期只進城一兩天，十一日下午記者在他的寓所找到了他。他穿着藍色長袍，一雙絨的便鞋，戴着一付深度近視眼鏡，精神很好。他剛從外邊回來，坐下來就開始了談話。

他說：「民盟有一個原則，就是主張嚴格執行政協決議。違背政協的，所謂政協以外的路，民盟是不贊成的，因為政協決議是各方面互相讓步共同同意的東西，既是各方面同意，就不能說對那方面有利，對那方面有害。各方面都讓步，對各方面都有所得，也都有所失。如果國民黨認為對國民黨有害，那麼在政協會中國民黨代表就不該起立通過政協決議。政協決議好像一個契約，就和房東房客訂的租約一樣，房客到了月底要繳房錢，他雖然感到苦痛，也應該照辦，因為大家都應為契約而遷就，這樣才彼此有利。政協決議又好比大家為建國而築的軌道，不應該毀掉，也不應該丟開了再重起爐灶找別的軌道，現在要開什麼五人小組，就是要丟開政協軌道，否則為什麼不開政協綜合小組呢？」

「打仗本身就是違反政協精神的，民盟認為不停戰不能談，邊談邊打，那算談的什麼呢？」一屋的人都笑了，全中國人都覺到邊談邊打的滑稽性吧。

他又說：「關於否決權問題，所謂否決權有兩個，一個是民盟與中共在國府委員中合佔十四人，保持三分之一強的數目。可以否決破壞和平建國綱領的議案，另一個是合佔國大代表總額的四分之一，以避免政協修改後的憲法案再被修改，否決權是對少數派的保證，沒有保證則協議可隨時為多數派更改，那麼協議等於沒有，國共也不會團結，不會團結就沒有統一。外界認為民盟與中共合得否決權，就說民盟是尾巴，殊不知民盟不如此，根本什麼都沒有，沒有協議，沒有團結，沒有統一。所以同盟是為協議才如此答應的。而且這樣不但可以使中共來參加政府，參加國大，也可以使國民黨放心，中共不能濫用否決權。用最通俗的譬喻，好像牌局只有三個人，民盟若不參加，

他們就要打起架來，所以民盟湊成了四個人，免得他們三人打架，民主同盟如也爲自己着想，不是也很容易來個一面倒，多討幾名代表，多討幾名委員嗎？然而民盟有民盟的人格，民盟今天是爲國家爲人民促成統一，犧牲自己促成團結，比那些口口聲聲裏叫統一的要高明得多了。」

我問起不久前張先生發表的內戰雙方打個平手的看法。他說：「打平手是說沒有結束，是說到一個時候會覺悟『打』不能解決問題，知道打不能解決問題就要講和平，求協議。」

「中共果如能打倒，何待乎今日？二十二年來事實是爲證明。我們第三者主張協商團結，就是爲了早已看到這條路是走不通的，今天還要打是愚蠢，所以如此蠢是因爲自私。真要爲國家爲人民，這條『此路不通』的路不該再嘗試了。」

張先生指着當天的大公報說：「在巴黎，美蘇雖吵得厲害，但總要得協議的。只有中國人最蠢，還要盼望第三次世界大戰速來」。

對於南方北方有無不同的問題，他說：「南方的後方受種種政治腐敗現象影響，人民對政府認識更清楚，北方人民不免仍存有若干幻想。」

我提起蘇聯態度的問題。他說：

「蘇聯在目前對中國內戰的態度是比較公正的。至於最後會不會逼到支持共產黨，那主要還得看美國；美國如露面支持國民黨，最後蘇聯或不得不支持共產黨」。

在整個的談話中，吳晗先生插了一次嘴，我便引來結束這一篇訪問：「民盟每一個人，有他的優點，有他的缺點，自己也承認自己有缺點，不像那些正統論者從堯舜傳到自己的聖賢道統思想」。這或者就是「民主」的意義吧。

至於張東蓀先生的優點和缺點，我還不能在一次訪問之中看出來，可以引用他自己對張君勱先生稱譽的話，是「很有政治學者的風度」的吧。（十月十三日遠記）